

翻译佛经中作状语的“甚大”

黄增寿

(南京大学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甚大”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用例甚多。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甚大”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我们只在《太平经》《太平广记》《祖堂集》《敦煌变文》等几部文献当中发现了几个例子。本文认为,“甚大”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是佛经语言现象“直接移植”的结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汉语,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

关键词:佛经;状语;“甚大”;中土文献

中图分类号:H043

文献标识码:A

H043 文章编号:1672-3104(2005)02-0270-03

一

“甚大”作谓语和定语在汉语史上很常见,其中的“大”是形容词,“甚”是程度副词,修饰“大”,这些都简单明了,而从东汉的译经开始出现“甚大”作状语的用法^①。例如:

(1) 佛语舍利弗:“是为示人之大明,已所因罪受,其身甚大丑恶。”(支娄迦讖《道行般若经卷第三·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泥犁品》)

(2) 用是为学多负勤苦,言泥犁禽兽薜荔甚大勤苦。(同上,《卷第四·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觉品》)

(3) 人于世间甚大难。(支娄迦讖译《杂譬喻经》)

(4) 弟子闻其所言,甚大愁毒。(支娄迦讖《道行般若经卷第三·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泥犁品》)

(5) 用是故,甚大愁忧,啼哭而行。(同上,《卷第九·摩诃般若波罗蜜道行经萨陀波伦菩萨品》)

(6) 主人长者甚大欢喜。(康孟祥共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卷上·现变品》)

(7) 于是便可之,欢喜受花去,意甚大悦。(同上)

在东汉译经中“甚大”既可以修饰性质形容词,如例(1)~(3),也可以修饰心理状态动词(兼属形容词),如例(4)~(7),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译经中“甚大”的这两种用法更为多见,例如:

(8) 父闻二子,相责如是,甚大怪之。(晋法炬共法立译《法句譬喻经明哲品》)

(9) 梵志师徒闻佛说偈,欣然意解,甚大欢喜。(同上,《吉祥品》)

(10) 比丘白曰:“唯然世尊,我彼弟子,甚大良谨。”(晋竺法护《生经卷第三·佛说弟子过命经第二十九》)

(11) 时婆罗门甚大忧恼。(东晋佛陀跋陀罗共法显译《摩诃僧祇律卷第四·明四波罗夷法之四》)

(12) 摩利夫人甚大聪明。(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增壹阿含经卷第六·利养品第十三》)

(13) 时优波斯那,闻此法已,甚大欢喜。(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第四·摩诃斯那优婆夷品》)

(14) 其疱转大如瓠,身体壮热,入冷池中,能令池甚大沸热。(元魏吉伽夜昙曜译《杂宝藏经卷第三·仇伽离谤舍利弗等缘》)

(15) 我今饥渴,甚大困厄。(同上,《卷第七·罗汉祇夜多驱恶龙入海缘》)

(16) 贤臣夜中呻唤,甚大苦恼。(萧齐求那毗地译《百喻经卷第一·人说王纵暴喻》)

(17) 我沙弥弟子甚大贤良,未有究竟而中天没,是故忧悒不能自宽。(《经律异相卷二十二·沙弥早夭生天失善师友愤念诣佛得分别圣谛六》)

(18) 国中生好莲华,青黄红白甚大香洁。(同上,《卷三十六·香身长者妇为国王所夺十二》)

(19) 时诸比丘亲里来,见其命终,甚大悲恼。(同上,《卷第二十九·明杂诵跋渠法之七》)

唐代的译经承继了中古译经的传统,继续使用“甚大”作状语,再举5例:

(20) 女即白言:“甚大欢喜。”(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三百九十九》)

(21) 当知是人,甚大愚痴。(菩提流志译《大宝

积经卷第九十二》)

(22) 我等心中甚大欢喜,得未曾有。(阿地瞿多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卷第七》)

(23) 时诸力士闻佛此言,甚大惊悚,生希有心。(义净译《瑜伽集要焰口施食起教阿难陀缘由》)

(24) (阿难) 又闻是语,甚大惊悚。(不空译《过去现在因果经卷第一》)

二

大规模的语料调查表明,“甚大”作状语在我们调查的中古时期的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与佛经中的常见形成很大反差。东汉时期我们只发现了以下三个例子。

(25) “大乐至矣,吾甚大喜。”(《太平经·六罪十治诀》)

(26) 真人曰:“可畏哉!可畏哉!愚生过问,是甚大怖。”(《太平经·忍辱象天地至诚与神相应大戒》)

(27) 天所施生,甚大不顺命,反言自然,是为逆耳。(《太平经·大功益年书出岁月戒》)

以上三例为什么全部出自道教初期经典的《太平经》^[1]? 对于《太平经》与佛教经典的关系,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太平经》中确实有佛教词汇:“例如《太平经》述教祖老子的神话式传记用了‘本起’一词”^[2]。《太平经》引“本起”在卷一引《太平经钞》补充的部分,原文是标题:“太平金阙帝晨后圣帝君师辅历纪岁次平气去来兆候贤圣功行种民定法本起”。不过《中国佛教史》似乎对这个例子并不非常肯定,认为“讲佛陀传略的《本起经》的翻译皆在《太平经》成书以后”,然而从本文发现的“甚大”作状语的例子来看,《太平经》的作者或者后来的扩增者很可能深研过佛经,以致写作时“直接移植”了佛经用语。

唐宋时期所见的译经外的例子也不多,以下是仅见的例子。

(28) 忽一日,王真自外入,乃见此少年与赵氏同席,饮酌欢笑,甚大惊讶。(《太平广记·王真妻》,出《潇湘录》)

(29) 师曰:“闻说长安甚大闹,汝还知也无?”(《祖堂集卷四·药山和尚》)

(30) 宋王见之,甚大欢口(喜)。(《敦煌变文集新书·韩朋赋》)

(31) 王闻此语,甚大嗔怒,床头取剑,煞臣四五。(同上)

(32) 父得此语,甚大惊悚:“汝是吾子,何得弃

我。”(《敦煌变文集新书·句道兴本搜神记》)

以上例句都值得考究。例(28) 出自《潇湘录》,从《太平广记》所引《潇湘录》的条目看,《潇湘录》是一本搜奇猎怪的短篇小说集,那么它的语言受充满了变化故事的佛经语言的影响自不稀奇,(29) ~ (32) 例则引自与佛经有直接关系的文献,其“直接移植”佛经中的语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甚大”作状语在宋代以后的文献中没有发现。

综上所述,“甚大”作状语是翻译佛经中独特的语法现象。

三

佛教自两汉之际开始传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奉佛读经者日众。从这个意义上说,佛经的语言必然对汉语有所影响,但是佛经中很常见的“甚大”作状语的用法为什么一直没有被汉语语法接受? 本文试对此作出解释。

虽然“甚”在先秦的词性以及它是否是兼类词有争议^[3],但是中古时期,“甚”已经成为典型的表程度的副词。我们对《世说新语》作过统计,“甚”作状语表程度已占其用法总数的97.22%;“大”是汉语中一个典型的形容词,不过从先秦开始,“大”就可以作状语。虽然“甚”和“大”都可以作状语,但二者所修饰的谓词的范围不同。以中古佛经《贤愚经》为例,“甚”比“大”可修饰的形容词多得多,而“大”可以修饰一些及物和不及物动词形成诸如“大动”“大哭”“大合兵众”“大获珍宝”这样的结构,又是“甚”所不具备的。两相比较,我们将二者可以共同修饰的谓词列举如下(少数例子来自其他佛经)。

	甚	大
~ + 形容词	其父喜曰:“甚善,甚善。”	夫人答言:“王来大善。”
	佛法要重,持之甚难。	佛语迦叶言:“譬如人病得良医与药,药入腹中不行,于迦叶意云何? 是人能愈不? 迦叶报言:“大难。” ^②
~ + 心理状态动词	王甚欣庆,睹之无厌。	时光明王见此象已,心大欣悦。
	夫人食已,病得除愈,王甚欢喜,大与赏赐。	说是偈已,王大欢喜,心无悔恨大如毛发。
	梵志遂怒,即取儿杀,以酥熬煎,逼我使食,我甚愁恼,不忍食之。	象师叩头,白王:“愿王莫大忧苦。”
	王甚忧愁,惧绝国嗣。	王便祷祠诸天日月山海树神,经年历纪,不获子息,王大愁忧。
	众债逼我,我甚惶怖,跳墙逃走。	魔大惶怖,心中不宁。 ^③

可以说,表中分布与“甚”相同的“大”完全可以当作副词,语义上也与“甚”基本对等,均表示程度。把我们的比较结果与“甚大”作状语相对照,可以看出“甚大”所能修饰的谓词大多既可以被“大”修饰,也可以被“甚”修饰,那么,如果对“甚大”作状语进行句法分析,可能的分析方法有如下三种。

(1)“甚”与“大”同义连用,与中古时期常见的同义连用“皆悉”“都皆”类似。但是“皆悉”“都皆”不同于“甚大”,它们可以有“悉皆”“皆都”的变换形式,“甚大”则不能变换成“大甚”。另外“甚大”自古以来连用作定语和谓语时“甚”一直都修饰“大”,这种语言使用中的惯性也抵制把“甚大”作同义连用的分析。因此,“甚大”不太可能是同义连用。

(2)“大”先修饰谓词形成“大 XX”,而译者认为“大”不足以表达程度深,再用“甚”去修饰“大 XX”。这样的分析受到两重抵制:一是从东汉后期的译经开始,四字格就逐渐成为佛经语句的主要形式,对四字格最自然的理解是“二二”节拍,先“一二”再“一三”的理解节拍(即作“甚|大| |XX”理解)很难让人接受;“甚大”能够修饰一些“大”所不能修饰的形容词,如“甚大香鬘”“甚大聪明”,这也说明佛经翻译者也并非把“甚大 XX”作“甚|大| |XX”理解。第二个抵制同 1 中的分析一样,是来自“甚大”自古以来一直作谓语和定语的惯性的抵制,它抗拒“甚”和“大”之间的语义停顿。

(3)“甚”先修饰“大”,“甚大”再修饰后面的谓

词。这样分析的问题是“大”在这儿本身是个副词,而且与“甚”基本同义,同义副词互相修饰不仅汉语中没有,英语中我们也看不到。

以上的分析显示,“甚大”作状语与汉语固有的语法规则乃至一般的语言规则相抵触,因而没有被汉语吸收。它很可能是初期译经者不理解汉语而“硬译”的结果,这一“硬译”的结果却被后来的译经者接受,成为翻译佛经的特色用语。因此,它使用得再频繁,也只能局限于译经当中,除了少数“直接移植”的例子外,没有真正融入汉语。

注释:

① 先秦时期我们只发现一个疑似的例子,出自《荀子·礼论》:“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鬻詭而有所至矣。彼其所至者,甚大动也;案屈然已,则其于志意之情者惘然不羸,其于礼节者阙然不具。”当然即便是承认这一个例子是“甚大”作状语也不影响我们的结论。

② 此例出自东汉支娄迦谶译《佛说遗日摩尼宝经》。

③ 此例出自东汉康孟祥共竺大力译《修行本起经》。

参考文献:

[1] 王明. 太平经合校[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2] 任继愈.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136.
 [3] 殷国光. 说“甚”[J]. 语文教学之友,1983,(8).

“*Shenda*”(甚大) as the adverbial modifier in sutras

HUANG Zeng-sho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Shenda*”(甚大) as the adverbial modifier first appeared in Buddhist scriptures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continued to be used in 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Tang Dynasty. To be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universal usages, “*Shenda*”(甚大) serving as the adverbial modifier is extremely rare in the secular literature for few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Tai ping jing*”(太平经)、“*Tai ping-guangji*”(太平广记)、“*Zu tang ji*”(祖堂集)、“*Dun huan bian wen*”(敦煌变文).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henda*”(甚大) serving as adverbial modifier in the secular literature is the result of Sutras language phenomenon “*direct transplantation*”. It can't really incorporate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because i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e rule of grammar of the Chinese.

Key words: Sutras; Adverbial modifier; *Shenda*(甚大); The secular literature

[编辑:汪晓]